



校园一鉴亭

* PB11206 柳梦遥

科大东区一教之北有池二，樱花大道其间，名之眼镜也。东池中有亭独立，回廊相接，得名一鉴，盖取诸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”以昭其水静如镜也，抑或申而示之后辈，当以之为鉴，抑或本无他意，但口熟尔，其确系何事，不得而知。某或知之，殷切见知。其地幽静，余居三载有余多所偏好，常信步行之，或闻音起舞，或闭目吐纳，或鼻触芬芳，或目摄影光，所倚者重，不愿时事易殊而流落，所情者深，谨为本文以记之，辞藻鄙陋，人情粗浅，料难状其万一，试为之，纵长笑于大方之家，余愿亦足矣。

亭开六方，浮水而居，黄梁为柱，覆之蓬盖，析雨横折，棱角翘然。梁挟石凳，寒玉无冰。亭外丈许，平台同出。承亭接水，舞碧弄波。衔亭廊绕，环水而生。出而东西有回廊，中有棕榈相依，剑麻为伴，阔叶十大

功劳，佛意丛生，红枫点缀，山石嶙峋，足以平恨意，生幽情，更有伯劳叽喳，清风闲动，信步闻之，何事不罢，何怨不休？

立于亭中，闲目近视，池上有岛，草木杂生，四时变换，难绘其妆，于池焉，或水平如镜，斜日无晕，鱼凫惊作，彩云乱舞，或碧荷娇羞，迎风浮动，红莲初露，欲放还含，或阳雨交作，玉珠滴荷，晶莹灿烂，美人凌波，非墨可诉其心。游目远观，乔叶相长，灌木间生，奇石修砌，小径迂回，或郁葱葱，繁花点缀，玲珑似玉，出卧如元，或虬枝交错，黄叶空悬，将军百战，名士遁隐，或银装相济，流照壁丹，奔有垂

髻，鸣兮群鸟，至若天阴晦明，愁云压境，寒风萧起，凌冽交奔，耳目闻见虽惨淡，未有胸塞生闲愁，刀光剑影，快意恩仇，其意甚舒。

或移步岸渚，沉坐杂石，斜倚礁岩，俯首蝼蚁，感念天地，即池波也有意，纵死物亦生情，幼鸭数只，往来穿梭，欢而潜泳，闲而休憩，间或游鱼几目，惊而静立，悦而吐波，自得其乐，比之与世，多有不及，莫为利生，但得自由，无闲言碎语之劳心，无忐忑懈疚之忧神。犹而坐观亭上，或眷侣相依，含情脉脉，融于空境，不知有时，或佳人小憩，神形秀丽，眉眼朦胧，曼妙其姿，或执简吟诵，犹若无物，掩卷忧思，情色萧然。其实景也境也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易，益因人而殊，是余不得穷之也。

妙境本应心上生，岂得朱笔落凡尘。书生粗鄙，不忍伤其情境，乃弃屏休键，遽罢残念。

五月，我想对你说

* 季川

五月，那一天非常闷热
雨水说来就来了，不容置疑
她的细心、贴心，或者倾心
是我早就爱过、醉心过的一部分

离开麦地很久了，麦芒依然
与我的俗针锋相对
离开炊烟很久了，炊烟里的白
还是那么任性

更多时候，我一厢情愿地
为那些花花草草守使命里的真
从一朵芬芳到另一朵芬芳
花间与人间，从未有过别离
而一丛绿挽着的另一丛绿
蓬勃的眼神，甚至能把我送到
一条河流的上游，亦或源头

五月，我想对你说
我已无法停留在时光的这个关口
五月，我想对你说
我边劳动边思想，
这样日子也许不会把我虚度

于是它便掉头攻击我自身，
在我的心上交出累累伤痕。
像一朵楚楚的娇美的花，
真正爱她，就不会摘下；
我喝止爱情这莽撞的动物，
不忍心让它将美好践踏。



十四行诗

* 刘充

明天就要与她相隔千里，
但并不会比现在更加远离；
她对于我好像是在另一个维度，
眼前和天边都一样遥不可及。
我的面前竖起一道透明的墙，
她给我的笑语很轻很甜，
这更增加了她的神圣威严；
我的爱潮只允许在这一侧蔓延。

固体已经转化成液体
液体已经转化成气体
你不来，我蓝给谁看
海一直枯着
那独自点亮的灯盏
必将独自熄灭

天一直灰着
恩怨未了，情意未尽
我欠你一场告别
你欠我一场相聚

那令人伤心的
依然存于心间

你
不
来，
我
蓝
给
谁
看

* 李季

一位母亲

* 郑如

门口有个身影晃了一下，但又没人进来，我继续浏览网页，但余光总觉得门口有人，抬眼一望，一个老妇站在门口，伸着脖子朝里张望，想进又不敢进，想问又不敢问，看到我探询的目光，刚才还愁云密布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。

老师，我能进去看看吗？

我的眼里充满疑问。到里面看什么呢？这里是开放式的阅览室，除了书，没有别的可以看。

她穿着一件暗红色上衣，黑色长裤，脚上是一双黑绒面的平底布鞋，个子中等，身材微胖，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发型，一头齐肩短发，显得干净利落，发线从

中间分开，又分别在两耳后方别着一个细长的黑色发夹，记忆中我只有小时候见到我的外婆是这种发型，还有就是在乡下农村见过一些老年人梳着这样的发式，看上去她至少有五十多岁。她的头发很黑，皮肤很黄，额头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，因为过分用力地笑，眼角的鱼尾纹更深了。

我想进去找一个人。她用手捂着嘴，压低嗓门，小声说着，生怕吵着阅览室里看书的人。

我点点头，说行。

一会儿，她一脸愁云地走了出来。

没找到？

儿子给我发短信，说在这里看书。

那会不会在对面呢？我把她带到门口，对面也有一个阅览室。

老师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他说的是不是这里。

她把手机递给我，这是一个老式手机，黑白屏，非智能的，

说真的，我很久没有用过这种手机了，已经不知道怎么操作了，一不小心，我点了删除键，那条短信找不到了。

要不，你打个电话给他，他听到电话不就出来了？

不打，不打，不能打。她连连摆手，脸上又开始晴转多云。

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找他。否则他又该说我不相信他了。

我明白了，这又是一个陪太子读书的母亲。这又是一个游学的孩子，之前我遇到过不止一个这样的家长，一个个忧心忡忡，备受煎熬。

她告诉我，儿子当年高分考上这所学校，一直都是县里的骄傲，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儿子迷上了游戏，刚开始，学习还过得去，可是慢慢就变了，课也不去上，考试自然就不及格，现在大三了，再这样下去恐怕得退学回家了，学校希望家长也能配合把孩子从迷途中拉回来，所

以这位母亲只好放下田头的农活，把家中老小留给孩他爸照顾，孤身一人来到了这里，租了一间便宜的住房，陪儿子读书。

说着说着，她突然往我身后一躲，压抑着嗓子叫了起来，我看到了，看到儿子了，儿子从对面出来了。声音因为高兴都变了调。

你看，你看，就是那个穿黄色衣服的，他没骗我，他真的在这儿学习。

通向水房和卫生间的方向有好几个学生，我不知道哪一位是她的儿子，他们都戴着近视眼镜，手上不是拿着手机，就是耳朵上挂着耳机，有的在打电话，有的在聊天，也有的边走边看，看上去都一个模样。

她躲在我身后，却像长了千里眼似的，要不就是拥有福尔摩斯的能力，因为她分析得很有道理。她猜儿子应该是去厕所，要不就是去打水，因为他拿着杯子的，

谈理论物理的
“积叶成章”

* 范洪义

从事理论物理的人爱思，善思，多思，即使有零碎时间也不放过琢磨的机会。但是，脑海里打转的东西瞬息稍踪，所以必须马上记在什么地方。我经常半夜里一觉醒来，各种思路接踵而来，立刻起来拿纸笔记下来。不然的话，到了早上起来再回忆就想不起啦。

我国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的名著《辍耕录》是“积叶成章”的产物。陶宗仪博古通今，善文能诗，而且平时很注意积累各种资料。晚年，他一边做教官，一边参加农活，偶尔在树下休息时也不忘写作，想起什么，见到什么或听到什么，便顺手写在树叶上。回到家中，他就将树叶贮在盆中。如此年复一年，十年中他竟积下十几盆树叶。后来，他取出盆中树叶整理成书，共三十卷，内容有元代政事、典章制度和关于诗词、小说、戏曲、音乐、绘画等方面的数据。这就是“积叶成章”的故事。

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，为了争取时间，往往忘了自己的一切。有一次，他和助手正在做实验，忙了一阵后，实验做成功了。卢瑟福读着硫化锌的闪烁读数，对助手说：“快，把我的读数记下来。”

“实验记录本？”助手跳起来惶然四顾，忽然记起了记录本还在另一个房间里，他正想去拿，卢瑟福生气了，厉声说道：“记在你的袖子上。”

惊慌的助手便真的在衣袖上写起来了。

事后，卢瑟福看见助手弄脏了衣服，说：“真对不起！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得抓紧时间呀。若是当时不记在袖子上，我们的实验还得从头做，那浪费的时间就太多啦。”

所以学理论的人最后随身带一小本，有好想法随时记下。哦，如今有了手机，就更方便了。

肯定是去续水的。她似乎松了一口气，声音比之前放松了许多。

你不过去和他说说话？

不去，不去，我不能让他看见我，否则，他会说我不相信他的。

儿子半天没出来，她又有点担心了，应该是上厕所，怎么上那么久？

要不过去看看？

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，死活不肯去，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出口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儿子终于又出现了，从水房出来，头也没抬，一手手机，一手杯子，一路走进了对面的阅览室。

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冲我笑了笑，道了谢走了，说是要回去给儿子做好吃的去。

后来我又见过她几次，每一次都是悄悄地去儿子学习的地方看上一眼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。